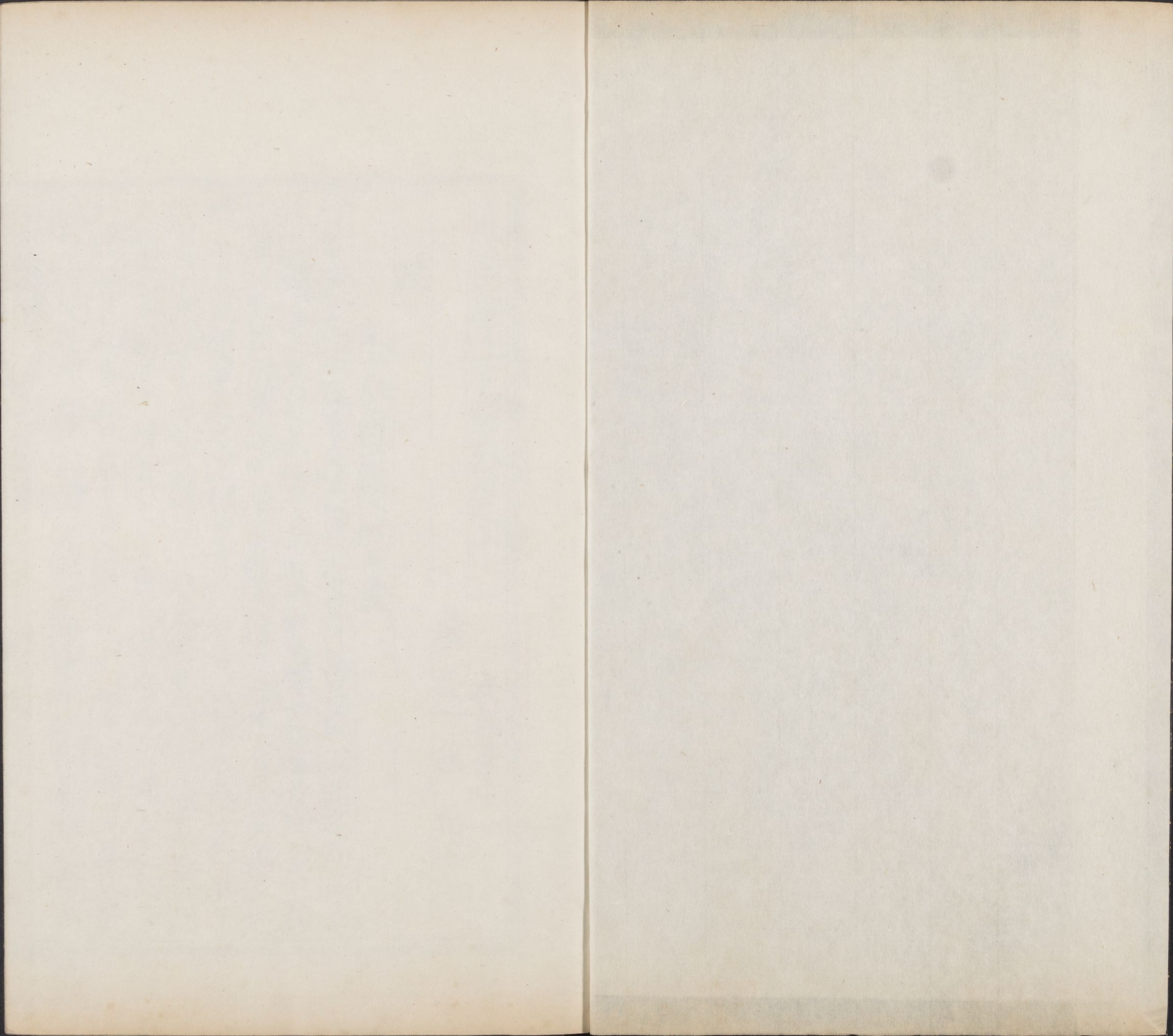


T5390/4450(6)

6







南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在朝素十一

集伯生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序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講學以成公記之而又自  
作此賦蓋無意於其間乎其時沈彭壽彭器彭應林斯堂三復  
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誠義倍立也然有逢莫無及之  
嘆今夫兩廟寂莫之頃朝諸墓紘若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  
與思同此感也今此篇題曰文公全集者以冠者自家傳而  
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管室乎白鹿者乎蓋注軒題公之幼子  
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辭既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  
他日請使善工模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然後之覽者  
百所感矣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跋

朱文公白鹿洞賦草跋

昔者文公先生既重作白鹿洞書院屬呂成公記之而又自作此賦豈無意於其間乎某嘗沈彭蠡登匡廬升斯堂三復於斯文矣於所謂誠明兩進敬義偕立煥然有達莫無及之嘆今夫荒閭寂寞之濱朝誦暮絃者豈無其人哉安知其不與愚同此感也今此篇輯錄文公全書者以冠諸首家傳而人誦之則固有不待管至乎白鹿者乎章迂軒趙公之幼子乃購得其稿本觀其草具之謹改定之精尤足想見其意度他日請使善工摸之而勒諸石以補洞中之闕庶後之覽者有所觀感豈私玩云乎哉



在朝彙十一  
集 伯生



昔時守令之門皆畫耕織之事豈獨勸其人民哉亦使爲吏者出入觀覽而知其本此卷豈無一二之遺乎然而徒爲篋笥之玩詠嘆之資則亦未矣爲爾詩者可風可雅可頌其推致感動不其廣哉

約齋跋

約之爲文從系蓋束絲之文也故凡歛束之事舉借用之如約束約信窮約之類是也易所謂納約自牖約信也孔子所謂不可久處約窮約也此以事言者也即學而論之孔子又謂以約失之者鮮此約也不侈然自放之意取乎歛束者也顏子之約禮謂其所知既博其要在於復禮是約也猶云要也孟子謂曾子守約者對守氣而言猶云守義守乎義則所守者約又謂反說約者蓋以說爲言自博而說歸乎約耳此

數者文義雖不大相遠所指之地則異亦不得比而同之張公以約名齋善擇言矣而愚也莫知其所主適而嘗見公之立朝政事謀議如物在權如機應的其所謂以約御煩者耶或曰公晉人也晉俗尚儉公雖貴不忘其土風豈在斯乎

王逸老草書跋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即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僞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之尤重焉



三昂墨竹跋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安生送行詩後跋

古人言活千人者後必有封平晉安氏能保聚鄉里於屯艱之日豈啻千人然三傳至德卿生遽以早孤而家廢學成未見售而隨以兄喪歸此所謂感應之理非耶今之世家大族常一廢而不復振者以子孫不學無術故尔今生乃以善學聞且素冠之刺父興而生獨喪兄以禮君子有知生之必大其家矣生嘗求為國子生而不果六館之士非有一日之雅也乃能為歌詩以哀其情而道其美張公秩滿家居而質疑之人戶獲常滿此皆有古道風化之美者吾安得不感嘆而

并書之

題劉貢父蘇子瞻兄弟鄧潤甫曾子開孔文仲兄弟賡和竹詩墨蹟

元祐同朝諸賢歷官行事月日可考知者尚多七君子偶以倡和同在此卷使人覽之有無窮之悲慨者何也當時君子之多近古所未有為君子而為道不同亦古所未有故賈然文明錯著曾見於一日而天下渺福卒莫睹夫父大之德業胥為摧敗淪喪而終不可復皆天也耶泰之初九以技善為吉而九二即以朋亡為戒誠有憂慮者之所為乎昔者君子皆宜學之矣悲夫

跋王贊善遺事後

太子贊善王公受知

世祖皇帝以正道經術輔翊



裕皇有古傳之誦

裕宗嘗問歷代治亂公以遼金事近接耳目即為區別善惡而論若得失深切世用蓋二十萬言上之藏其章於家不以示人國史紀述亦未及訪也觀其受命於

世祖者誠非徒加貴名以為具臣也哉

世祖皇帝擇勲戚子弟學於公師道卓然及公從

裕宗撫軍稱海始以諸生屬許又正各臣自是多者而國學之制興矣然世言國學者初不知肇始於公也

世祖皇帝將治曆頒正朔天下知公妙算術舉以命之公曰曆法可知也非明曆理不足與共事即請留許公於既退而授時曆成公曰合南北為曆學者總古今曆法四十餘家是曆無愧矣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然後不復有先後時之弊而言曆者知守成式而已今四十餘年公之遺意莫或識之而

遂謂公以陰陽名家尚得為知言也哉予竊好論次舊事常以為非職守不敢越為之獨思昔人之立志行事其精微略不見白於後世誠亦君子之所不忍者哉及得贊善家傳於其孫植將約而志之會植赴高唐州判官行且有日故不假為也姑為表其當著於世而時人不能共知道者延祐三年二月甲子太常博士虞某書

順菴銘跋

尚書元公方著是銘偶與予論順之義水之行自源祖流木之生自本而未皆順者也水激則悍木按則仆所遇則然非本不順也人之生何者不順哉而所遇有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之不齊於是處其變者摧敗困折常若逆而難然而理當若是則安行之未始不順也是故忠臣有殺身之仁孝子有底豫之道非有所矯激勉強也誠以如是則乃所以為至順



故也今李氏生當治平之世時和歲豐外無干戈征役之志  
內無飢饉天閼之患而一家之間穀祿相仍則其所遇已有  
拂逆之事其為順也豈不易哉雖然難言也真知理之所安  
斯順之矣無以知理之至當而安之則昧於逆順之幾者亦  
危矣哉集嘗聞之矣傳曰成家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大哉乾  
乎坤之克配乎無疆者以順為其德也天也者理也充其所  
以順之者毫髮舉無違焉豈非賢人之盛者哉於乎艱哉銘  
成因附識其說於後云

題趙樊川與張侯手書

故樞密樊川趙公手書七紙皆至元十五年間與柳城張侯  
者也按張侯自著實記至元六年朝廷遣趙公使日本張侯  
在行中或告張侯曰趙公好權喜殺勿與俱也張侯曰吾以  
誠待之耳及行出入風濤之間深歷險阻應變倉猝指顧舍

宜慷慨激揚卒以說下未服不測之國趙公賴以成功而張  
侯聲名一日赫然于朝著矣此趙張交際之事也書及七手  
筆者亦往往一時草具非有所矯揉撰飾之也而勸誡之辭  
子孫之托抄書足以見其好學而又慮其力有不足薦舉足  
以見其好賢而又自謙以為僅能至是何其真也禮曰道合  
則服從不合則去彼於君臣猶然况僚吏於所事乎今乃不  
異家人父子則知張侯之所以得於趙公者槩可見矣後世  
淺薄蓋有朝受知遇夕而忽忘之者蓋有之矣今藏其遺書  
以遺子孫者不啻若拱璧重寶則不謂之古誼可乎自古豪  
傑之士有為於當世者常因其氣稟之近才器之所能而發  
揮之其所以致用者不必同也然其成功卓然者類非小智  
淺量者所能然則二公之所存或者蓋不足以盡知之趙公  
行事具在太史張侯亡金故家起家從諸老非出使則從軍



皆有壯議奇績天下既定歷治大都覆要宦者三十餘年既  
老子家優游子孫之奉以觀太平之盛時人末之或及嗚呼  
此可見

世祖皇帝建元之時人才若是其多者矣

題山谷書食時五觀

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齊瞬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  
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  
苟善用之誠脩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  
法空謂世教為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為戒也

子昂臨洛神賦跋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  
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異臨學之  
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欲考王氏父子之

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  
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二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諸  
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維輞川圖後

宋景文公著唐書列傳文法器簡其勢無由況及散漫而摩  
詰備載華子岡歌湖竹里館柳溪采菱泝辛夷塢之日何所  
不憚煩耶君子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  
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  
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宋公之意其殆有傲於  
玩物者乎善觀是圖者併以是求之

所翁龍跋

右二龍陳所翁自題云六合縣齋所作也士君子受民社之  
寄豈以弄戲翰墨為能事哉其必有託與者矣吾聞君子之



治乎斯民也作而新之如震斯驚時而化之如澤斯溥于以  
致雷雨繭盈之功于以成天地變化之造是故旁以發至仁  
之心誠以通至神之迹則善体物者矣欲觀龍之所以爲靈  
陳侯之所以妙譏以此求之也乎

題張彬孝義手卷

昔者王道之行也必使斯民幼者皆得其長老者皆得其養  
鰥寡孤獨者皆有所依疲癯殘疾者皆有所仰生者皆無憾  
於事育死者皆無憾於祭壘故曰有匹夫匹婦不得自盡者  
如已推而納諸溝中皆欲如是而後已蓋君子之學即王者  
之道也然而學者有不見用則道有不得行於是退而施之  
於家以見焉此橫渠張子欲買田畫井以見井田之法者此  
其意也噫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未有施  
之於其家父兄弟親戚骨肉之不知恤而能推之一國天

下者也觀乎承旨劉公所書張彬氏之事而竊有感焉天質  
之美若張彬氏多矣使各有以盡其理一分殊之義相觀而  
善焉則不徒頌張氏之美而 聖朝風化之盛將不勝其歌  
詠矣

金壇李氏唐誥跋

金壇李氏唐大鄭王之裔也

高祖子有鄭憲王別爲小鄭王

此故云大有武德以來十八世誥勅百餘卷自宋時官所爲

驗其實因錄用其後而復其家事見會要渡江後以博洽考

辨名家若葉石林周平園皆嘗錄其事而宋末 國初卿大

夫有過其門而見之具有題詠刻石蓋歷五代宋至于今七

百一十餘年矣子孫傳而寶之如一日亂離多矣他族未見

能若此者豈不重可貴哉昔武王大封同姓之國賓禮先代

之後故終周之世八百年間兼并絕滅之餘存者猶可徵其



世則有國邑以居其子孫有宗廟以統其族屬故也唐之爲制所以待其宗支者設爵無土署官不職子孫之入仕略不異於庶姓傳系不多於後世亦宜矣而唐亡四百年子孫僑寓一方世次班之遠而益著乃有若金壇之族者豈不異哉且唐之功臣蕃將賜姓通屬籍者幾數千家之謀不存則或有賢子孫出乎其間亦將無以別其所自見則有不勝其慨歎者鄭王之裔較著明白若此必有非偶然者乎其諸孫質舉進士京師爲子道其詳委且曰昔在故宋族中一時登科者十人爲堂而表之曰十桂宋亡堂廢近歲始復構焉求題扁於故承旨趙公子昂公曰寧可限以十數日因書曰千桂而質果首登泰定丁卯進士第云

題吳傳朋書并李唐山水跋

予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扁吳傳朋公所題也裴回顧瞻嘆其

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柴之態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靡然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恠不惟江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方特盛遂有子湖之險至於即之之惡謬極矣至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鵠而宋未知張之謬者乃多尚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書然吾父執姚先生曰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



圖來者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繼之亦好事者蓋  
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略無用筆故不足觀此書乃直如  
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為可嘉然所作隸書乃殊不知而  
作大可恠也然當時有臨江蕭大山政作此体時甚貴之非  
此人之罪也因劉椽執筆求題為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晦翁與劉晦伯書

十二月十日某頓首霜寒遠惟侍奉吉慶武夷鄭知觀來說  
賜田紐租事欲求一言於徐丞相自去面懇幸與詳度言之  
亦須不礙官府事体乃佳尔提官文不敢拜書翰仲已有新  
除未耶向煩料理買山事近又嘗託李通言之不知竟如何  
更覓一信若干可就即納錢去也因鄭君行草附此歲  
晚珍重以迓新社不宣某再拜  
晦伯知郡賢契友

跋晦翁書後

集嘗見文公與東萊先生一帖云福建人劉氏兄弟煥炳同  
預薦送乃翁亦以兗舉試禮部皆欲見於門下某新阡與其  
居密迹兩年相從甚熟知其嗜學其教幸與之進蓋東萊時  
在館閣也此書所謂晦伯煥也翰仲炳也十千所買之山豈  
即所謂新阡之近而李通之所擇乎昔者野人有食芹曝暄  
而美者持以獻其君野人猶然而况君子之於其君也心知  
其善而忍後其事而弗告哉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李通竟坐  
貶死孰知君子之於君親蓋無二致也得於親而不得於君  
其勢然也觀買山之帖新阡之好豈勝慨然文公之書豈欲  
以此藝成名者而子昂仲章氏舉以為言豈子昂獨舉其所  
深解者而仲章贊之耶公少年蓋嘗學曹操書而劉共父謂  
之公以時之古為解然則其可以書求公乎



歐陽元公待制瀟湘八景圖跋

原功父得瀟湘八景圖於京師曰蜀人所畫也故屬予識之予覽之終卷而復之原功父曰今吾與子之觀於斯也均有感焉而不無同異之目矣昔公家六一翁之歸田也涼竹風曝檐日迥思玉堂有如在天上之想今吾二人者以文學爲職業視他官爲優暇乃得從容圖書之間悠然有登臨之趣易地而觀以彼視此則與六一翁之意無不同者昔在咸淳辛未外大父侍郎楊公守衡陽先君蜀侯以黃岡尉公檄湖南實在甥館明年集生於州治方生時侍郎坐睡夢羽人來見者予鄰亂時常夢在高山長松間及既宦昏又數離憂患今老矣遂不復夢至元己卯東南盡已內附先君自海上歸茲侍即於長沙留滯潭衡間數年予時尚幼雖已樂山水不能往也其後遂食走江西遂寓臨川忽已四十六年中間先君講席於長沙集仕于朝不及侍近歲家弟官湘鄉數求充使若與告一往視之輒不得請卒以求隔此予之感而原功父以父母之邦忻忻然指其竹樹泉石而樂之則其異者也然而畫者通四時朝莫陰晴之景於一卷而山川脉絡近若可尋於是消息盈虛見於俄頃倏忽變幻備於尋尺慨然遂欲鍊制形魄後天而終以盡反復無窮之世變者不知原功父又與予之意有同異乎

李木曾氏貞節跋

禮曰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是汝閨門之內雖有善可稱非遭遇變故之事外人無得而傳焉然非其族姓親姻之間有能文之筆可信之言則泯而弗彰者多矣李木曾太常公叙其姑氏貞節君之重家世歲月委折咸備可徵不誣足爲世教勸助者以太常之文可信也嗚呼秉彝在人貞節恒有而世



不盡聞者可信之文難能也不亦悲乎

書趙學士簡經筵奏議後

泰定元年春

皇帝始御經筵皆以國語譯所說書兩進讀左丞相專領之  
凡再進講而 駕幸上都次北口以講臣多高年召王結及  
集執經從行至察罕行宮又以講事亟召中書平章張公珪  
遂皆給傳與李家奴燕赤等俱行是秋將還皆拜金紋對衣  
之賜獨遣人就賜趙公簡於浙省加白金焉賞言功也四年  
之間以宰執與者張公珪之後則中書右丞許公師敬與公  
趙公世延也御史臺則中丞撒忒迷失而任潤譯講讀之事  
者翰林則承旨堊仙帖木兒忽魯而迷失學士吳澄幼清阿  
魯威叔重曹元用子貞撤 千伯瞻燕赤信臣馬祖常伯庸  
及其待制彭寅亮允道吳律伯儀應奉許維則孝思也集賢

則大學士趙簡敬甫學士王結儀伯鄧文原善之也李家奴  
德源買問仲璋皆禮部尚書且吳忽都不花彥弘中書參議張  
起岩夢臣中書右司郎中也召而不至者不備一書或先  
或後或去或留或從或否或久或近而集與燕赤則四歲皆  
在行者也今大丞相自爰方後每講必與左丞相同侍而張  
公既歸老猶帶知經筵事皆盛事也今年春趙集賢始以建  
議召入侍講一日既進書待命殿廬趙集賢慨然嘆曰於是  
四年矣未聞一政事之行一議論之出顯有取於經筵者將  
無虛文乎其乃言曰鄉者公奏災惑退舍事 玉音若曰講  
官去歲嘗及此又欲方冊便觀覽命西域工人搨楮為帙刻  
皮鏤金以護之凡二十枚專屬燕赤繕錄前後所進書以此  
觀之簡在 上心明矣誠使少留 淵衷則見於德業者何  
可得而名哉且先儒有言政不足適人不與聞其要格心而



已然則所慮者言不足以達聖賢之旨誠不足以感神明之通吾積吾誠云耳他不敢知也然而集賢懇切至於孟子之所謂恭敬者豈可見焉故併書于奏議彙後而歸之四年十二月朔日書

高宗御書

成閔所管人有見在蘇州者卿可拘收前去恐走逸了共及百來人見在親隨馬可撥入背嵬軍 付後

跋高宗御書

背嵬一軍兵飛妻以取勝成閔亦當時良將先雍公於金湯兵至江上時請以閔師五萬留駐江池之間果獲其用思陵此筆屬張俊以拘收閔所管人背嵬恐其走逸殆秦檜搆死飛後閔亦見忌之時耶泰定丁卯十二月八日史臣虞某記  
孟同知墓誌銘跋

延祐中有 旨脩遼金宋史至今十數年間未遑有所筆錄者良以舊史多闕軼而 國家初入中原政與金亡時事相關係尤不可不備然其亡幾百年矣故老既無存焉者而遺文野史之略無足徵故常以為意遇有見聞必謹識之澹游為孟氏墓銘略足以考見燕城中統 前盛衰之迹噫使人如孟氏有世積之善得名公鉅筆識之則安有放逸無聞之事乎澹游書法其精而卷中選字疑是懇字將筆誤耶別有說即因并識之於此

題諸公與曹士弘文

春秋時天子諸侯之國大夫世官賢人君子無所於事以夫子之聖猶抱關擊柝至冉仲諸子雖季氏家臣胥為之蓋勢然也 國家因金源之舊寄政事於文法之史於是用世之士胥此乎出焉故宋以儒學用士既已士亦無所於仕材彥



如士弘氏蚤有譽於故朝而尤不免從事於簿書游徼之末以沒其身而已不亦悲乎然博學君子如故宋禮部尚書王公伯厚及四明戴帥初隆山卒成甫徽州方回總管與今翰林侍講學士鄧善之袁伯長曹子貞諸公皆名顯於儒林言信於當世而人言皆哀士弘氏之位不稱材遠其噫此固足以暴白於後世也夫

跋葉振卿喪禮會紀後

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相與綴緝所傳聞而誦說之使後世猶得稍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億說自爲抵牾亦不無焉自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爲儀禮經傳通解其志固將有所爲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固司馬氏之說

而粗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以其師之遺意爲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之所記言喪禮者獨多而楊氏之書獨喪禮尤備豈不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凶禮爲最重者乎小子不敏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獲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卿之來京師出所爲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其足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爲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卿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爲未足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卿之恂恂愿慤嚴嚴歎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己殆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衒者也顧不鄙予而



俾與觀焉予將留振卿以共成其志而振卿授溫陵候官以  
出予雖在成均會 朝廷多禮文之事亦忽々不暇故略叙  
梗槩而歸溫陵之士尚多元代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卿  
精神不衰益加潤色宜必有不止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  
也

題程氏遺子元氏送女二詩

古君子將終則有啓手足之言非直示以神明不衰固以垂  
教也嫁女必有命戒之辭非直情愛之鍾固以謹禮也河南  
侍御程公遺其子處士君之遺訓遺山元先生送其女歸處  
士之嘉言蓋古道也處士君夫人上承兩家大人之傳以施  
諸子孫宜其文獻淵懿之不可及也况至元以來搢紳先生  
贊述具在考時變而懷古昔者不在茲乎處士君夫人之孫  
愷清慎端介為政有聲其原本有自來矣舉此卷示其敬識

而歸之

題高宗臨顏魯公乞米帖

前代待士大夫禮意極厚祿稱其官不至乏絕况其貴者乎  
苟有賢者安忍使之有食粥乞米之事於當日乎思陵慨想  
河北能無感於斯文於乎自有 國家者言之耳士大夫  
有恒節有不待夫重祿之勸者涿郡盧公以此表章劉君  
達夫之善子孫可不知所自乎

題董溫其官誥

右董公溫其以鄉貢進士授嶺州判官以殿中侍御史充開  
封府推官凡兩語通為一卷其後人之居廣信曰宇定者之  
所藏也宋以鄉貢進士除官蓋特恩也科第盛行則已罕矣  
侍御史嚴責使治京府獄訟之事慎之至也咸平天禧之間  
三省諸公名署炳若蓋人想見當時之不可及而董氏子孫



至于今垂四百年猶能保傳先世遺書如此則其施於當年垂於後世者不亦厚乎

又題

右勅書一通宋天禧五年夏朝奉即行殿中侍御史充開封府推官所被受者也真宗至仁至慎留意獄事雖遇暑踈決有司相制而丁寧固至雖以臯係獄者猶加念慮况有暴濫之失乎此固出其天資要亦家法然矣董氏於宋亡後數十年子孫猶衆多保有先世文獻之傳如此可不敬嘆乎

題子山學士所藏永興公墨蹟

永興公書接晉魏之緒啓盛唐之作六七百年來真蹟世已絕少存者墨本人間想望彷彿豈復見此神妙造極者子山公臨池之嗜追配昔人殆神物留之以遺真知真好者非偶然也某家學荒落加以目昏撫卷感歎子山命識其後故輒

書之

跋申屠君墓表後

善也者生之本也霜雪斧斤馬牛之害相尋息焉而生者不絕其本然也臨川先生表申屠君之墓曰善人善求諸其質者乎其來中朝待罪國史蓋嘗觀乎金亡之際生人之類盡劉于兵幸而生存子孫有可稱述者可俸而數也間求其出常得其存之故焉若申屠君家其一也夫善之大本蓋受諸天所貴乎人之爲人者能存而充之云耳於乎聖人在上所以教乎人使之不至爲禽犢之歸者蓋以此誠如是夫豈有生民之禍乎今求其明孽之端於一二世家之故其亦可以有感也夫豈亦有所勸也夫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一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在朝藁十二

奏疏

奏關聖章閣疏

雍 虞 集 伯生

臣某等言特奉 聖恩肇開書閣將釋萬幾而就佚游六藝以無爲此獨斷於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並備閣職感茲榮幸輒布愚忱欽惟

皇帝陛下以聰明不世出之資行古今所難能之事以言乎涉歷則衡慮困心艱勞之日久以言乎戡定則撥亂反正文治之業隆然而功成不居位定不有謙遜有光於堯舜優游方凝於羲黃集羣玉於道山植衆芳於靈囿委懷澹泊造道精微若稽在昔之傳聞孰比於今之善美而臣等躬逢盛事學愧前修雖既竭於論思懼無堪於裨補然敢不詠歌雅頌



極襄贊之形容探賾圖書玩盈虛之來往異心神之融會成  
德性之純熙揆微志而匪能誠至願其如此仰祈天日俯察  
芻蕘臣某等不勝惓惓之至

表箋

經筵謝宣表

臣某等言欽奉 宣命臣等並兼經筵者臣等伏以聖作稽  
古知崇效天開筵肆講於前經當宁屢煩於 明詔垂憲萬  
世一新經緯之文有臣十人並拜便蕃之賜於昭睿斷創始  
明時臣某等誠歡誠感頓首頓首伏惟昔者明王不以天縱  
而自聖本之先哲式資道揆以開人故伏羲則畫於河圖神  
禹錫疇於洪範凡將圖治慎在求聞蓋帝王傳授之精布乎  
方冊而古今治亂之迹可以鑒觀爰茲博洽之材用廣聰明  
之識然守職業者特見諸政事之著惟任啓沃者先端其心

術之微故茲曠典之行實重真儒之寄必經業可以發聖賢  
之蘊必器能可以相禮樂之成必養德之全素蒙字信必至  
誠之積可致感通苟非其人不能茲選而臣等性本固陋學  
尤迂踈守其師說之遺僅不忘其章句及轉國人之譯方稍  
達於性情所謂材有限而道無窮口欲言而心不逮猶重昔  
人之歎况乎臣等之愚是故設醴上尊敷壇廣廈既極詢諮  
於累歲茂聞補報於纖豪敢謂能自得師坐進此道更錫官  
聯之重俾兼誦說之司雖竊恩榮愈增憂責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以乾坤之德為德以堯舜之心為心無一念不在  
於民生無一事不遵於祖憲遐方畢服猶虞水旱之為災群  
賢在朝尚恐俊良之攸伏必合一帝三王之至盛以登四方  
萬國之太平下收支末於芻蕘俾益涓埃於山海臣等敢不  
力循古訓恪盡微衷非先王之法不敢言異必由於正路雖



未世之事不敢避庶有戒於前車尚勸九歌用稱萬壽臣某  
等下情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  
某等誠歡誠感稽首頓首謹言

中書省慶親祀禮成表

寶曆在躬祇服祖宗之訓太宮脩祀於昭禮樂之文海宇均  
安人神交暢中實德崇恭讓道積寬仁艱難具察於民勞僕  
戴密繇於天授卿雲就日護重綬以來歸瑞雪宜年洗干戈  
而載戢圭衮繪龍章之盛箭韶致鳳羽之儀臣等備位台階  
依光宸極羣工迷職贊文治之成功萬壽膺符受明禋之純  
嘏

國子監賀親祀告成表

續膺正統脩禋祀於太宮還坐明堂受會朝於上日明時盛  
典率土懽心中實有德以興無爲而治御衮衣而酌秬鬯得

寶玉以備符徵千羽舞階罷虎桓而敵愾箭韶依律鳳凰  
喊以來儀越若鴻禧光于大業臣等遭逢景運服守成均  
造士登崇百代先王之禮樂採詩頌美萬年天子之春秋

即位太傅府賀表

龍庭臨御咸推僖戴之誠鳳詔渙頒同仰隆平之治慶彌中  
外喜溢臣隣中實成德在躬至仁應運爰丕承於令緒用克  
績於武功雷動雲興威信著盤桓之久天回日轉輝光被覆  
位之初式符宗社之傳允合乾坤之大臣等恩叨三事心戀  
九重論道經邦庶有裨於熙代建極欽福願永保於洪禧

中書省賀元正表

陽春發育明新若日之方中正朔會同溥博如天之爲大顯  
承盛化協慶昕庭中實神武成功至文備德綜萬機而益裕  
達四聰而弗違禮樂從容建用維皇之極圖書宣朗緝熙於



穆之純假郊廟以受釐率臣民而錫福臣等叨陪鼎鉉式贊  
鈞陶時和歲豐願保無疆之祚風淳俗美永歌有道之朝

正朔中書省賀 中宮箋

玉燭調元播陽春於萬物禕衣承翟奉景福於一人權溢宮  
闈慶延宗社中賀柔嘉維則博厚無疆帝業中興五色煉補  
天之石女功內治七襄成報日之章膺瑤冊之穠華衍金支  
之奕葉茂迎蒼曆益介鴻禧臣等備位外廷稱觴前殿二南  
風化誅關睢正始之音萬年室家保既醉太平之樂

翰林國史院賀 天壽聖節表

春回正月律和舞鳳之庭日浹芳甸瑞紀流虹之渚綉儀游  
舉治象更新中賀盛德在躬至仁育物紫微華蓋煥乎經緯  
之為章朱草醴泉妙與生成而合化天開壽域人樂熙辰臣  
等弱翰無功清光有赫對揚休命絲綸緝黼黻之文歌頌永

年簡冊載衣裳之治

上 尊號翰林國史院稱賀表

冊奉鴻名俯徇臣民之請禮行盛日丕昭宗社之光道揆方  
隆頌聲攸作中賀欽符天則統接聖謨致治無為揖讓允稱  
於至德秉彝有懿範圍總囿於誠功誕敷經緯之文克廣繼  
承之孝備兼眾美永福羣生臣等叨掌絲綸幸題編簡鏤辭  
白玉煥乎日月之明封詔紫泥大矣乾坤之造

賀冊皇后表

龍飛乾位聿觀建極之初象著坤儀首協承天之順事嚴宗  
社慶洽家邦中賀盛德在躬至仁及物厚人倫美教化王道  
所先行典禮觀會同朝儀不顯益保基圖之固允宜祚胤之  
昌臣其等忝列禁林欽逢嘉會瑟琴鍾鼓永歌正始之風祖  
考神祇來燕守成之雅



中書省賀 皇后受冊箋

軒星 著象行麗極之初陽月就盈文協來嬪之慶均邦  
國燕及宗初恭惟德備柔嘉身行慈儉肅臨中壺佐庶政之  
勤勞祗奉東朝成一人之孝養輦珩在御祚胤開昌祥來鈞  
衡欽承典則致闕睢麟趾之化寔有本源詠生民清廟之詩  
敢伸頌禱

監脩國史府賀 皇后受冊箋

宸極當陽際乾坤之交泰中闡定位仰日月之同升穆卜靈  
辰誕膺縟典欽惟柔嘉有則恭儉夙成鍾鼓瑟琴善繼徽音  
之美禕愉鞠展宜占元吉之文儼規範於六宮孚儀刑於四  
海彞罔言衮兼總史廷求賢審官願載思於卷耳厚倫美化  
詠正始於闕睢

建儲中書省賀 皇太后箋

文母思齊公神器以保天下太君繼體定國本而係人心於  
赫淵衷率循舊典聿懷多福嘉靖維時策定禁中繼志重承  
於至德慮周宇內承祧仍屬於元良固萬世之基圖受九重  
之孝養彞罔持政柄獲贊廟謨太極無為妙乾坤之化育前星  
有耀宣日月之光華

建儲翰林國史院賀 皇太后箋

惟皇作極迺豫建於元儲以孝事親式歸尊於太母臣隣協  
壹宗社底寧欽惟德合生成恩陰顧復鉤陳華蓋有來萬乘  
之朝甲觀畫堂兼就兩宮之養既永崇於國本宜益重於坤  
儀彞備引詞林遙瞻禁衛興仁興讓常聯棣萼之相輝得壽得  
名克保蘿圖之永固

賀登極表

鴻業啓圖世守肇基之迹龍庭受賀躬膺大曆之歸欣載云



初謳歌爲盛欽以

世祖紹統乾之運

裕皇隆出震之名推一本之均齊累四

朝之繼及於惟景命監至德之無私粵在 太宗御禎符而

有慶天心攸屬國勢以安欽惟 陛下道合彌綸功存綏撫立長式遵於家法計宜允協於輿

情車服旌旗皆昔 祖宗之舊星辰河嶽赫乎宇宙之新時 開泰平人用寧壹臣等叨承重任適際昌期建皇極以敷言 親揚彝訓坐明堂而布政永贊成能

代中書平章政事張珪辭職表

欽承 明詔肇啓經筵講明王道考索前聞以進聖學於燕 間之中以裨致治於幾微之表成宗祖未就之志爲子孫經 父之計實出聖上之睿知國家之令典非細務也而臣徒以 家世之舊愚慙之誠備位宰司首當勸講及解機務仍畀專

官雖竭盡於微忱望格心於萬乙然而自念昔從祖考屬備 戎行其於明經實慚寡陋况以賤軀衰早養病多時先舉一 二老儒以次去國略盡坐閱歲時之久未彰啓沃之功今又 召還禁林復係茲任以此憂慮深省周思豈非講明有限通 譯唯艱虛言不掩其躬行義理不勝於私欲或者顧望忌諱 取悅耳以爲容僥倖瞻承護曲說以干售私情是徇大軀有 傷以致繆悠不能感動載惟重負何以自文惟知並進於老 成庶肯同心於陳閉

切以周尚父授丹書之日漢申公赴蒲輪之招皆年期願爲 國羽翼蓋古者乞言之禮必於養老之時非徒外飾於光華 實有咨詢於故舊平章政事致仕上柱國某敷歷中外承接 儒先懸車於方老之初致壽於九袞之近進退有道天下服 其從容謀慮之精君子推其練習德以父間而弥邵心以父



靜而益明一行一言有恒有則況其鄉里去國不遠近頌優  
禮已聳其瞻若蒙延入講惟不致縻之職事凡爲之盛已足  
表儀則其字感之深不在話言之末

翰林學士吳澄心正而量遠氣嚴而神和其爲孝也博考於  
訓詁事物之賾而推達乎聖賢之緼致察於思惟踐履之微  
而充極乎神化之妙正學真傳深造自得比夫末俗妄相標  
表以盜名欺世者霄壤黑白之不同粵自累朝從布衣一再  
召用超擢翰林學士有識君子不以爲過前當講說誠剴溫  
潤深有古風近以年老告病南去觀其所養完厚實尚康健  
聰明經學之師當代寡二雖蒙恩賜存撫爲禮甚優必合召  
還與講資其問學實非小補

御史中丞王毅忠厚敦篤守道不欺歷嘗患難勵志弥確其  
於四書六經朝誦暮惟不以官事廢業不以衰老退心實欲

躬行非徒口說使與勸講必蒙聽字

集賢大學士趙簡實建初議置立經筵先事遠慮其功甚著  
爲此已蒙恩賜褒美其人老成方正深知國體今除前職實  
契公論自即未見到任若蒙專使趨召前來俾與講事必能  
確守直道不事阿諛論進正人扶植事體

前集賢侍講學士王結非聖賢之書不讀非正直之事不談  
自信端才不嫌忤物先在講筵進讀後以改除遠去雖係煩  
言退間初於義理無歉擬合召還必能贊助

翰林侍讀學士鄧文原持身清慎信古通今先在講筵因病  
遠去今除前職久未到任合與趣召前來

伏蒙 聖恩除授前職切以制誥國史二事皆所以成一王  
之大經爲萬世之令典比於效一官任一職者其事甚重若  
止因循冒昧常人孰不可爲必欲稱其職任實深慚愧况卑



職世從軍旅歷任省臺學業素非所優志慮耗於勞動深思  
追責其在薦賢切見翰林學士吳澄學通天人道為師表其  
代言深如訓誥之弥文其書事嚴於筆削之成法蓋其脩身  
成德文學猶其緒餘目今 英宗實錄未經呈進 累朝嘉  
言善行多合紀錄採補得宜全資學識又有遼宋金史累有  
聖旨脩纂曠日引年莫肯當筆使前代之得失無傳 聖朝  
之著述不立恐貽譏議君子耻之然非博洽明通孰克為此  
今者本官雖曰年近八十其實耳聰目明心力清遠及今不  
使身任其事後當追念無及近者 朝廷差官優賜存問禮  
意已厚然須使當承旨一任總裁方可成能合行舉以自代  
實為允當。

講畢奏特加彙城董氏封贈表

自古國家功臣次序各有等差或超異以表勲業或循常以  
守定品此 朝廷予奪之大權也我 朝封贈之法自有常  
制而一二勲臣之家恩數特異禮亦宜之乃若子孫廉退不  
欲有所陳請者無以表彰實為偏負故龍虎衛上將軍董俊  
首帥孤軍內附 太祖後於滅金之役戰歿黃河之上其子  
故中書左丞文炳受知

世祖親從伯顏身兼省院之官提軍討滅宋國事載國史如  
如日星其孫故陝西平章十選世篤忠貞孤介剛毅編歷臺  
省號稱正人其文炳忠獻之謚乃贈典未行之初

世皇之所特命士選身後之賜僅從一品常資切照真定史  
氏保定張氏功業相望而董氏清忠過之且亡金武仙人之  
殺天倪而奪真定也實由董氏克仙兵而納史師張九元帥  
擣宋餘燼於海中也實出董氏既克宋主撫定閩越之餘孺  
其功庸誠為雋特於斯參詳宜依張史二家封贈



謚議

中書平章政事趙璧

大德二年謚故中書平章政事趙翼公曰忠亮延祐二年五月有旨加贈定謚於是國史禮部太常會議改謚曰文忠其議曰人臣之功勳灼然可見於行事者易知而可名其有潛融密化於幾微之間者無迹之可紀而生民實受其賜者君子之所當發其微而表之焉前議擬公之大節若佐河南之治使王某之師與平濟南李壇之亂敗襄陽夏竦之兵定高麗廢立之變而謂之忠亮善矣然而未足以發明公之微也始者國朝以馬上取天下未有以儒術進者公生河朔當用武之時已能從事學問及見世祖皇帝於藩邸獨以儒士見自是時國言語未盡通中原亦未始知有經傳之學也自公始以國語釋論語大學仲

庸孟子諸書而教授焉然後貴近之從公學者始知聖賢脩己治人之方矣故

世祖嘗歎曰漢人廼能爲國語深細若此蓋孰察而深許之矣於戲此其所啓沃者其可以淺近論哉謚法德美才秀曰文宜合舊謚而易之曰文忠矣謹議

兩淮轉運副使潘瑒

議曰謹按國朝初入中原即用其豪傑以經理綱紀安綏

人心以致其財用其豪傑亦知天命之所歸思與其父兄子弟脫顛沛而就休養故其大者某於智某爲之

將相其廉取者往二不卑小官而爲用蓋其所存者非徒然也其必有所見矣矧夫中統至元之初制度已立文物已著士君子乘輿運而生者居一官效一職於當時固已隱然有高名重望而爵祿之崇盛者殆其所當有者也若故淮東西



轉運副使潘公瑀者年未弱冠推擇爲吏並駕群材一時幙府號稱秀發凡八轉皆不離筦庫而聲譽益著夫筦庫非致名之官也而所就若此公之材美著矣然是時名曰筦庫實理民之任也公能安其人而出其財不擾而濟事此其材美可見不誣哉是故命於天子而佐使使者分列方州領漕運於南北之交蓋重地也雖未見其全用而其所設施已略見於行事矣於是儀曹史院與禮官雜議之而定以文懿蓋有所考哉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尚能不爭曰懿合是二者以易公名宜矣謹議

中書平章政事何榮祖

議曰嘗聞善相天下者蓋必本忠厚之心廓容受之量明理事之識周經營之材極久遠之慮躬負荷之責者而後可庶幾焉是故待事有先幾應變有餘智持又有定力處物有成

謀其功業始可得而論矣若夫以狹薄之資險忍爲術汗陋爲習巧佞爲伎命與時遇位以倖致者充位之辱欺世之禍彼且無逃於天地之間生民何賴焉觀於至元大德之間以大臣贊國論不爲近利細故所動搖本之以祖宗之舊典定之以禮律之微意以成天下之務者平章政事何公榮祖何可少耶公爲御史中丞時權臣用事數爲所危陷公守職不爲之變終以是去位天下之望固已在公矣

成宗皇帝在位完澤公之威重沈毅荅刺罕公之仁明正大實相左右朝多正人君子而公獨以耆老精練弥縫條理於其間豈漫焉嘗試者哉卒能成太平之盛非偶然也然於是時好功興利之徒間出其間偵國家財用之急積慮密講將有所作爲議數上公必正坐堂上奮仁者之勇明目張膽論民命國體之所以然發言折其謀使不得行耕田鑿井之民



晏然無所顧慮以遂其生理於當時者公存心之最著者也  
駁歷臺省數十年皆要官重任然衣服飲食之奉儉約不異  
於儒素身死之日賜金給用之外略無餘貲此其立志非常  
人所及宜其所成就如此謹按謚法廉方公正曰忠執心決  
斷曰肅請易公名不亦宜乎

陳文靖公謚議儀

昔者有道之君子內充然而有餘無所待乎外也未嘗求用  
於世亦未嘗不求用於世也有天下國家者知其有道尊敬  
而信用之則爲之出於是應之以文享政事隨施而見不爲  
喜幸不用則不爲變移其志大矣然或者假事以自售已見  
用而無足以行也則以偃蹇日取盛名終身不一試謂古今  
爲可誣也邪故翰林李士陳公方盛年時閉戶讀書未始有  
求用之心及爲朝廷所用諄諄然視其職事之所在而謹奉

之略無厭常喜竒高自標致多意始終清要蓋迫而後動來  
而後應定而後就恒無心於其間此其視無能而求用避事  
而取名以傲忽欺罔一時者爲何如也故其高文大冊以華  
國者皆舒遲溫厚之言橫經論道以淑人者皆文質兼備之  
教論禮則欲脩一代之經司刑則知先無訟之本至於處已  
接物溫恭退讓君子視之則知其雍容小人仰之則失其鄙  
暴謂之大儒先生斯無忝矣謚法道德博聞曰文仕不躁進  
曰靖謚曰文靖其公之行也哉

書啓

請吳先生書

先生生朝避客連日奉候還監今早令嗣來始蒙垂示留別  
之意實爲驚愕蓋進難退易固士君子之大節而去留之間  
必有攸當今 朝廷嘉惠斯文德意至隆欽體近 旨則監



孝所係甚重先生抱道懷德經明行脩係乎監孝者匪輕翮  
然去之於雅志則得矣 朝廷其謂監孝何則區人之未喻  
也謹遣孝生某等請于河上以必還為期惟執事留意此禱  
毋阻幸甚

慶章廬先生初度啓

侯鴈旋春絞麟紀旦恭惟歡慶伏以有相之道無競惟人歷  
觀統緒之傳莫若濂伊之盛天禮攸叙人豪並與伯仲作於  
一門師友適乎千載逮至乾淳之講孝兼資張陸之切磨會  
江漢於滄溟輔梁棟以稊楠是闕最甫謂之大成未有如孝  
士先生魯殿靈光獨立雲霄之表禹河砥柱旁無阿附之峰  
載歌鳴鳥之聞特見卧龍之起金匱將垂於訓戒蒲輪何憚  
於歸來穆若燕閒齊戒以問於尚父斐然狂簡傳授多得於  
伏生衆志之孚不言而信自任之重於時極難是以君子之

嘏最純前哲之年莫及不扶几杖康強非導引之私信作鑒  
衡明睿絕邊岐之異述群經而畢究俾百世以不迷遂開九  
表之齡允為一代之瑞尚綏福履以亢文宗

回吳先生慶初度啓

仰蒙尊執俯念孤生無聞又過於十期有賜忽來於萬里受  
而思學感弥綸經緯之純服以飾躬懼黼黻文章之著拜父  
師之祝嘏懷皇覽之揆初伏念其干祿不回索居既久脩踐  
益慚於寡陋論思何補於 聖明擢 儒林每踵先生之履  
煌人芝秀亦興晚歲之歌盍曰歸歟稽諸作者恭惟學士先  
生卓尔大雅歸然靈光閣具常珍奉龜齡之維永坐施重几  
知鳳德之未衰將車音念於聚星就業常容於立雪曲加獎  
借更俾久長洛社耆英許繼兼謨之芳躅漢廷掌故尚傳伏  
氏之本經



賀海南將軍啓

出節少府移鎮大邦收部曲於父關俄旌旗之改觀浮雲連  
海空聞意以之車明月照樓自看夫容之劍落、幾亡於世  
故倦、深結於主知退然不言遂以經歲撫髀而嘆能無廉  
頗之思刻印以封不在雍齒之後覆蹇萬里之外輝煌一日  
之間酌酒以飲樞臣委曲道將軍之舊為書以授賢子馳驅  
將使者之華受弔弓而來藏錫康爵以既醉上恩之厚外廷  
所無其托在交游尤深慶抃虎皮裹甲徒煩卧護於江湖馬  
首在塗行見來朝於魏闕尚祈調舊式副頌言

賀原功少監初度啓

壽星麗景文運司南紱繫懸弧記雲開於衡岳泥封啓事知  
日近於長安信大耐之匪遲屬彌昌而成錫其相知最樂揆  
度云初竹簟涼風請避玉堂於天上山泉釀酒更祈仙果於

海中薄寫慶際尚幾體照

除夜以律送歐陽少監

看射殘年野有麗龜之獲獲端嗣歲室宜戴燕之祥輒取具  
於山虞庶少陳於時物或充加豆不腆承羞朱芾斯皇未覺  
為書之誤清酒既載尚稱介壽之辭

答歐陽少監餽歲

蜡賓迎虎擊鮮俄給於來由胞吏執牢為酒遂竭於孝享未  
往大夫之拜敢嘗君子之腴華我好春味茲豐俎汗邪滿載  
持有顧祝於有年音載屬餐薦拍更均於嘉友薄言占謝更  
悉嗣陳

答原功待制慶初度啓

伏承嘉貺俯記微生蚤意過庭每道湖南之學晚同載筆每  
倍花底之朝承言舊好之匪私尚論斯文之有在方觀水嘆



黃河之大何賦詩多清穎之思我詠藿苗願維駒於朝夕公  
憐樗櫟顧問媿之春秋嗟憂患之已深矣誦褒之敢受乃若  
自稱之謙甚必祈稍改以安承草服黃冠還踐守居之夢茅  
檐竹簟當從歸老之遊浩有謝忱悉儲侍既

回胡貢士啓

應詔公車脩容旅次文書銜袖皆經義治事之餘稱譽過情  
謂承明著庭之禮衰緒遠稽於前代同袍爰托於斯文乃辱  
先施深慚盛意會元先輩明經皓首聞道紫陽續食館人夙  
勸蒲輪之駕葉繡關吏行分藜燭之光獨推襁下之老成何  
有洛陽之年少薄言占謝未究欲言

答簡西碧餽歲啓

篤叙鄉情特薦節物十鶉駢首來同祝饒之鳩一鷄傳書俾  
載迎春之燕肅々且采之獲温々几席之懽謹已拜嘉詎云

還贊聊奉時哉之嗅想蒙莞爾之留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二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在朝彙十三

雍 虞 集 伯 生

碑銘

上都留守賀惠愍公廟碑

臣聞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得立廟以祀其祖父有姓牢  
籩豆之數歌鍾羽舞之節賓客宗族之會孝子順孫得以盡  
其心焉近世公卿雖貴無井賦采地之入丞嘗之禮得有廟  
焉者蓋寡矣必有文武忠孝之臣功業在王室惠澤在生民  
則有廟食者與山川之神靈同著祀典蓋出於人心之不能  
自已而起義者也故丞相留守賀公有廟在上都國西門外  
我國家禮亦宜之 年廟成某年勅臣題其榜曰故丞相  
上都留守秦國賀公之廟明年七月辛卯又有勅命臣製文  
刻其麗牲之碑臣奉 詔拜手稽首而言曰昔



世祖皇帝在潛藩建牙纛廬帳於滌河之上始作城郭宮室以謹朝聘出政令來遠近保生聚以控朔南之交及乎建國定都於燕遂以是爲上都而治開平焉大駕歲一巡幸未暑而至先寒而南宮府侍從宿衛咸在凡脩繕供億一責於留守之臣然地高寒鮮土著種藝之利在野者畜牧散居以便水草在市者則四方之商賈與百工之事爲多懷柔撫綏使薄來而厚往然後奇貨用物本末纖鉅莫不畢至充溢盛大以稱名都焉則存乎其人矣官是都者自監尹僚佐至於府史以時遷改獨賀氏受命

世祖之世至于今六七十年祖子孫世守其官 列聖相承莫之有易也臣嘗載筆從行從其門人賓客與其父老問賀氏之所以爲政者則曰京師浩穰公上之供給用之目或一事累鉅萬之費微至一瓦一木亦聽裁決吏抱文書以進或

漫不之省公一見之隨事語吏若某事當用物幾何取之某所其工當以幾日成即上有所賜與曰某人某人歲幣當幾何口授若素計視其故一無差者工之病勞者贏粟或不稱而奇裘多重獲以傷縣官商之弊每與吏通大爲姦利而實居貨應急需以成事迺至曠歲不與直公明察而均平虛實情偽無所罔民之患四方之餉不至則食寬公之倉庾出內有時無告病者公府之患重在供給不暇爲政而公治之甚從容也廣學校延師儒以設教身率而勵之海內賢士賓客及門者迎款有禮賦其民如父母之於子勸懲有方獄市無擾嘗有強暴妻禽於寡婦而奪其財則絕其婚而不使之逞工執藝禁中後出而有司當以闌入則推其無罪而奏原時宰用事者鬻殺人獄則卒竟之而無所奪此尤民之所稱道者也都人士士所以尸而祝之而不忍忘者其在斯乎臣嘗



攻之於書昔之保釐東郊成周者周公君陳畢公二君子者  
相繼協心而後足以底治而是都也賀氏獨以成功豈不盛  
哉西門之廟宣乎其奕奕也昔諸葛武侯之相漢功德懋矣  
及其歿也國人請祀之而其君臣直以爲不可廼相率野祭  
其後始聽祠焉今都人請廟祀賀氏朝廷不奪其請 天子  
又加賚之湛恩霑澤何其忠厚寬大也哉公曾祖諱種德贈  
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祖諱貴京兆路總管諸軍奧魯  
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諡貞  
憲父諱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  
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諡忠貞公諱勝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贈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

國追封秦國公諡東愍子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孫某臣既具  
書其事又爲作迎送神詩以遺之俾歌以詞焉其詞曰  
帝作神都言<sub>之</sub>其郭時巡歲來神靈具扶旗纛車馬魚<sub>之</sub>雅  
雅頌懷昔從公其來下兮升鼎于庖俎有獻羔勺案茗之亦  
有菊椒鍾鼓既作桐酒在酌式歌且舞公其胥樂兮衮衣綉  
裳劔佩鏘<sub>之</sub>乘車彭<sub>之</sub>不馳以翔賓客在右僚吏在左燕寢  
孔迹公無去我兮公有令德在其後昆世公世侯保我子孫  
肅<sub>之</sub>尸祝躋<sub>之</sub>盛服千秋萬禩敬我皇國兮

賀丞相神道碑

至順三年七月辛卯

皇帝清暑上都洪禧殿之西亭有 詔賜故丞相上都留守  
秦國賀惠愍公神道碑而命臣某製刻文臣拜手稽首而言  
曰臣待罪太史得聞賀氏遺事及惠愍歸葬京兆其孤惟一



嘗求臣爲之銘坎諸宮而納諸其行事歲月畧已具見今重  
述焉恐蕪陋不足以上稱旨意請 辭不可則退而歎曰  
聖天子覽都邑之形勝觀民物之阜繁慨然有以見夫  
世祖經營之初 列聖時巡之盛而又念夫任保釐之寄若  
京兆賀氏父祖子孫世守其官且六七十年官府治辦工賈  
通易人用樂業以克成厥功何可忘也於是有賜碑之 詔  
則勸忠之道係焉敢不執筆而書之公諱勝又諱伯顏字貞  
卿一字舉安賀其先隰州永和人後徙居奉元鄠縣曾祖種  
德贈通奉大夫護軍追封雍郡公妣郝氏追封雍郡夫人祖  
賁京兆路總管兼諸軍奧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  
夫大司徒追封雍國公諱貞憲妣鄭氏追封雍國先人父仁  
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大師開府儀

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諱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  
夫人改封奉元王夫人自貞憲入事 國朝忠貞王受知  
世祖以大臣留鎮開平公年十六在宿衛侍帷幄奉宣旨意  
於中外居十餘歲拜集賢學士領大史天官通象緯之奏至  
元三十 年拜參知政事佐丞相完澤爲治尋遷樞密院事  
遷大都護大德八年忠貞歿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  
都總管開平府尹虎賁親軍都指揮使仍忠貞之舊官也至  
大 年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上都留守事兼本路都總管  
府達魯花赤延祐 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告老不  
許賜小車得乘以出入殿門至治 年終是官泰定 年贈  
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  
公諱惠愍以其年月日歸葬鄠縣之先塋秦國夫人張氏秦  
國夫人捏古真氏附子曰惟一某官惟賢某官女長適中書



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次適某官黎立虎班孫曰也先忽都臣嘗以爲

世祖皇帝之知人善任使何其始終之有道也攷諸惠愍之事而益信焉大臣子之在宿衛者言語之間其教固已密矣察之固已詳矣然又以爲未足又必使之知經術焉覃懷許文正公衡方倡道學以佐治化一時貴游之英俊必遣受學焉其所成就雖深淺不同要各有可稱述議者或謂孔子諸夏亡君之嘆於今爲譏辭上疑之以問公公乃爲上分別立言之故且曰今國家大受天命以撫方夏不得引此爲說使前聖之言蒙昧於昭代凡所論議其得於經傳者類如此是以公之事君克盡忠愛至於蹈死生禍福之變不以動其心蓋亦有所受之也乎上始定海內欲見萬里如在目睫以決其幾公乘傳將指徧歷吐蕃雲南廣海之地往返觀

察軍旅所及必得其情以歸報或乃夕至而晨復出亦不憚也親征乃顏之役上坐武帳流矢及其前內外嚴備至使重臣只兒哈忽仗劍立轅門自諸侯王大臣非召不得輒入見而公密以進退節度指授諸將出入無間軍行則環甲擁纛以先勇氣百倍事平師還多夙駕上春秋高車中苦足寒不能寐公解衣抱持温以其體上爲安寢達次舍乃與又嘗校獵還宮伶人有效歌舞以迎者駕驚輿象莫能制乘輿危公方侍坐輿中投身當其衝衛士得絕鞞去象乘輿安而公創甚至數月乃得愈公於國事緩急忘其身者又如此是故國家之制有軍國大謀議自宗臣大族非世其職者不得與聞而上於公不惟不聽其避去更留使聽焉而信用之意於斯見矣自古天子之職莫大於置相安危治亂係焉然上意一時之所嚮勢或有所不能奪或有所不能入則亦



莫如之何者多矣以上之聖明而相哥以黷貨得幸專政柄  
爲天子歛怨於天下天下苦之朝廷知之廷臣固將有言而  
不得其間公獨從容爲上開其端而言者始得顯奏而誅  
之是時相哥亦知公且沮已設事危中公父子一月至七十  
奏賴上知其故而譖不行論誅相哥之功公存心致勞而  
迹甚危矣至元末上旣倦勤思得忠厚大臣可屬大事者  
間以問公公慨然曰人望所在以爲詹事完澤可上領之  
及拜完澤丞相遂以公參其政卒能奉法循理較若畫一使  
天下晏然以成大德守成之治則公贊決之効也及以世官  
留守上都歷

武宗仁宗之世治以日成望以日隆名以日信而一二宗  
之所以待公者日以重矣帖木迭兒之專政也上數怒欲  
斥去之輒自附東宮求免上性仁孝每以是曲容之而反

覆睚眦益甚公曰吾老臣也寧自愛其身弗爲國家去盡乎  
會其家人受富民賕交殺人之獄乃與平章政事蕭拜住御  
史中丞楊朵兒只先後奏白其罪專政者坐免會

仁宗崩復得爲相遂并譖害此三公者朝廷爲之驚惋天下  
爲之歎息譖者以爲得志曾不旋踵無以亢其宗而公直亮  
憤不顧身之忠卒暴白於天下書之信史傳之後人爲勛臣  
世家福澤方未艾也以天道論之果孰得而孰失哉

世祖之於用人審訓之慎察之而後信任之若賀公者豈不  
始終明著也乎臣載筆從幸上都見有廟奕然在國西門之  
外者其署曰勅賜故丞相留守惠愍賀公之廟蓋都人之所  
作也父老幼穉歲時具牲牢醴齊考擊鍾鼓而祭享之依  
如將見之者蓋不可強而致之也嗚呼公之上得於君下得  
於民至於沒世而不忘何其盛哉故系之以詩其辭曰



賀氏之先度隰以居聿來百年遷是雍都南山之下風氣孔  
固篤生偉人克以疏附完其鄂鄣保其民人索賦以朝爲之  
守臣守臣有子入見王所皇建大都俾奠土宇以撫以存以  
經以營啓是世官寔繇忠貞衮衣赤舄車馬有赫相臣來歸  
即雍開國自公而王進而弥尊令德不匱寔有子孫其子伊  
何丞相留守自其弱冠在帝左右入陪殿帷出侍乘輿不有  
其躬以嬰不虞惟帝省躬觀天之道太史有占主以入告惟  
帝審幾謹是樞機出內之間周密不違 帝念在茲旣信旣  
篤一日出令俾贊大錄惟是登庸固將受遺不競不綵布政  
咸宜欽若時憲百度有秩乃睠朔都歸尔是戢于廬于旅肅  
肅干城勸其佚勞日閑弗驚工師執藝賈售盈市本敦末紓  
胥樂女士冒禁非罪原之以情于貨委禽勿遂其成令行以  
盈民樂法守興孝以教躬率善首歷事四朝旣尊旣安賜

出游衆庶聚觀曰公老矣如我父母庶其壽考錫我多祐惟  
公之心國爾忘身昔有歛臣我挾其器多藏靡悔迷國之宰  
余今弗懲 天子奚賴君子用恕去而弗殊孽以間興實其  
天乎衣裳之襪榮以加等人心大公追及未遠侃々令子蔚  
爲名臣奉孝思忠公志其伸公安其阡有松有柏公食其廟  
鼎俎有食國家萬年公名不隳史有信書石有貞詩

趙文惠公神道碑

故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趙公旣贈通奉大夫湖廣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文惠其子彌寬  
詣太史請述神道碑銘按趙氏世爲臨淄人唐末撫州刺史  
霍避地衡州至宋族益盛奉議郎士庠始居衡山之崇嶽鄉  
奉議生楚國公世勣楚公生魯國公崇魯國弟常生端明殿  
大學士太師衛國忠肅公方爲魯公後忠肅生武安軍節度



使太師異國忠靖公葵公諱淇字元德忠靖公次子也七歲以郊恩補承奉郎舉童子科召試中書以大臣子免銓試四川宣撫大使尋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籍田令出通判信州轉宣教郎除監進奏院遷將作丞年以登極恩轉奉議郎乞補外知興國軍時年二十有九明年丁忠肅憂除直秘閣利路轉運司判官不赴服闋改知泰州轉朝散郎又明年除大理寺正轉朝散郎直顯文衢州轉朝請郎又明年除尚書度支負外復以軍器監出為浙東路提點刑獄兼知衢州節制嚴信二州軍馬入為大理卿轉朝奉大夫改直龍圖閣廣南東路發運使加右文殿脩撰尚書刑部侍郎又明年自廣州餉兵海上我國家既取宋以宋太后手書罷諸軍之為宋守者師至廣州公得書再拜慟哭而還是為至元十四年也江淮宿將既內附數以公為言十五年行省承制

署公廣東宣撫使趣入覲秋見

世祖皇帝於開平拜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佩金虎符賜衣冠鞍馬而遣之比還凡五錫宴官其從者四十三人千戶五人百戶二十人惣把十人居七年天子思其材命奉御察罕集賢學士詹玉召公足疾不能造朝明年遂致其事居二十三年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辛未卒于長沙里第年六十九至大元年十二月庚午葬寧鄉縣之原塘翰林學士涿郡盧摯為之誌又二十三年為至順元年彌寬調官京師請易公名於朝於是故事追贈官封而賜謚焉初胡文定公父子倡明伊洛之學於湖南廣漢張子實受而傳之與新安朱子共承絕學於百世之下游張氏之門者唯長沙吳獵德夫氏得其傳而衛國事張子最久又從朱子學所聞不下於德夫氏而克以學問任大事赫然樹勛業於當時則過



之矣至於異國與其兄忠敏公范並以才畧世其家而異國  
即軍中拜丞相雖終不秉國政而歷受方面之寄隱然爲國  
之長城一時文武吏士往往出其父子所獎拔百年之間亦  
可謂功臣世家者矣公在髫鬢與其兄制置使潛皆親見祖  
父用兵治民收攬豪傑之方自擊刺攻守之法風雲孤虛之  
占與營繕戎器之事習中具有成策潛旣以忠義著而公遇  
事亦有足表見者矣應童子舉時五經各問數十條應對如  
響故參政吳公淵許妻公以女旣而與其弟故相潛俱得罪  
遠竄或勸之絕婚公曰誅利害而渝成言市人不爲也異國  
善之爲請於朝而親迎焉人以爲知禮宋末列郡多驕兵守  
吏率儒謾談弛不能制徒增賞以悅之賞不時至輒奮挺爲  
亂以嚇守吏守吏逃去朝廷亡奈何則爲之罪故吏易新守  
而已矣公倅信州時才弱冠守少之而財賦文書治辦發吏

賊而按以法守大駭服信兵有威果武雄兩指揮凡二千餘  
人初自諸鎮選勇藝充父之物故不復選郡中無賴子弟  
求主將以充數郡守秋閱賞不素具軍亂守匿求救於公公  
出語衆曰淮上健兒百戰有功尤不敢恃一日違節度則立  
治以軍法汝等敢爾耶叱吏摔首亂者擄之百衆遂定路鈴  
轄詹沔者以故羣盜降得官位迫守倅好侮儒吏或擁卒射  
城中矢及官舍莫敢與之較他日見公挽彊命中竊取其弓  
引之不能寸始畏服豪猾吏數十陰藉其聲勢侵苦民人資  
力富彊部使者不能治以屬公公執之無敢遁期理掾三日  
獄具盡杖脊而黥之錮諸圜土明日中朝貴人救之者書至  
則皆死無及矣治興國兵亦橫不聽守將命或相率白書入  
民家取其資以去公至郡曰此素我家部曲裨校耳何敢然  
旦日坐府統制官以下拜謁庭中受命不敢違衢州寇起連



結廬發信之間勢甚張浙東提刑牟嶸行部盜逐之守郭淵  
入郡盜又逐之朝命以殿司兵二千與公往定衢公曰殿司  
名天子爪牙而兵實不足用反損威撫之以道當無他不然  
淮卒足辦之至境捕得數人問之言詹祝兩家爭田郡不能  
直相奮怒起鬪擊不能自已喜亂者聞風相挺爾公釋其縛  
曰爾還告爾黨自新吾亦不聞其三日來納款不至吾所統  
卒皆素善戰必盡殺乃已未幾皆自歸寇寧公言于朝曰悍  
卒暫服終不可恃募爲兵以配江上諸軍庶少安公去官而  
衢復亂又還公治之復散去宋之將亡也郡縣之間盜賊軍  
旅之事如此以公之世將才敏而見用僅如此烏乎而不危  
亡也哉 朝廷撫有四方之初民心猶有未盡定向因其素  
所信服者而用之故以公鎮湖南者七年既致事來蒞於湖  
南者以民事爲問公儼爲言利害便不便亦不靳也公嘗飄

然有神仙之思作太初道院居善藥以拯人疾苦賓客之及  
其門者與之燕樂贖遺貧乏孤嫠者振恤之雖重費不復計  
其家之有無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爲神丹以  
資服食斷琴度曲爲文辭圖畫以自樂遂終身焉文集二十  
卷名之曰太初紀夢藏于家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爲  
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之隱去人或以爲不死公思之一  
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李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命  
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莫公親候之見有光昱  
昱在水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李氏書藏公家今  
稍傳人間云天水郡夫人吳氏先公 年卒子四人彌  
寧彌柔彌審皆前卒彌寬用公陰令爲奉訓大夫韶州路曲  
江縣尹女二孫男六人巖嵩崑壘皆集先世勲業與公家  
相先後異國以丞相鎮長沙而我先大父守永州至元中先



公歸自嶺海道出湖湘嘗與公往還道故舊某以童子侍猶識之今故老盡矣而不敏待罪國史得以契家執筆紀公遺事能無感慨乎銘曰

惟昔 世皇既定南土延輯延安不震不怒迺瞻赤子安其毋父任以弗疑何間疏附顧瞻湘流頌其城民人衆多有財有兵翼軫之墟其岳維衡有赫炎靈祝融所營士有膚敏世將世相世武世文君子之望命服錫馬勞以大饗歸撫其民皇威孔鬯優游鄉邦亦既有年既老而休溫德言嗟世溷濁言思翩密室凝虛鑄金爲丹我懷公家問學有自以孝以忠著作信史國亡史存澤及孫子遭時休明亦既膺仕故物不遺古學亦微援琴鼓之繼以涕洟松桂在山澤有蘭蕙不亡而存庶其在茲

兩浙運使智公神道碑

公諱受益字仲謙姓智氏鄧州南陽人幼孤母夫人躬自教養是時 國家規取江南重兵在襄鄧間公始以善書計從軍稍遷行省掾隱然已負時望至元二十一年擢荆湖行省都事征交趾轉湖廣行中書左右司郎中行中書省改行尚書仍爲其郎中治行軍幕府數涉危險計度餽餉益精備上功適都漕運選材進以爲判官尋遷海南海北道肅政廉訪副使病不赴元貞初除江西行中書省理問官滿秩又遷湖廣行中書省郎中用御史臺薦進官遷湖南宣慰副使

年遷江西行中書省郎中丁母夫人憂皇慶元年服闋除潭州路總管未滿罷又五年除岳州路總管甫踰歲賜黃金虎符拜海道運糧萬戶滿三歲就除兩浙鹽運使至治三年正月以年七十請致仕二月卒祖某某官父某某官母某氏某封以貞節表門娶某氏子幾人某某泰定元年 月葬公南



陽先坐之次太史氏虞集以故人子當篆其墓之石以銘叙曰  
世祖皇帝之初進二三大儒於左右與之論議以混一字內  
豪桀之士以軍事立功天下且定立官府別郡縣治租賦有  
調度繕作禁令之事士始以文法趣具善承迎辦治為務而  
公卿大夫之選悉自此矣末流之弊更為之名以自別於士  
識者閔焉夫孰知有用之材常趨所急以致用故其所樹立  
有足表見於時若智公者固何可誣也哉公練習事物如燭  
照策數一見即要其歸雖他經反覆卒如其說而後定吏具  
牘或至數千百言不了了於情致公涉筆立更定不數語粲  
然有文微密周緻皆傳經說吏民誦焉數被旨問大獄累年  
不決者至公皆情見無隱更 朝廷病有司慢弛遣使四出  
號曰奉使宣撫得專決不憚大吏湖廣人或詣使者言行省  
不如法者數十事且言故沮持憲臬者尤不躓同幕頗為動

公曰果自吾手出當不至是使者至以此為首事即日集省  
憲主者閉府門列坐條問以目舉一事公輒對以因起及施  
行與憲司論議相關者云々無一不中律令前後月日名數  
錯綜細微傾倒詳盡隨閱文書不少差盡一日凡十數事皆  
如一使者驚異不惟不得有所何問更贊公而立罪言者一  
時會府人人倚公為重矣宣慰湖南者數年潭人素服其威  
信守潭之命下民甚悅而豪縱者望風避去潭大郡也為守  
者常壓於兩使者喘沮不得有所為公上之日宣慰廉訪兩  
使者率其屬親與為禮持文書者往々門人故吏拜起不敢  
仰視文書畫時刻下州縣以遠近艱易為期庭無留事千里  
之內洞燭如神明蓋其為政實有舉措收縱而非冥行偶中  
依稀近似以為名是以未數月郡中遂以無事有富人子為  
不法事至府公召問獄具萬端求解卒無以變公意是時憲



府空無他官有獨專憲事者大為奸利實畏忌公富人子夜  
急投之為請緩公不可多方為牽制因求以罔羅公者踰月  
無纖髮近似可指會屬邑尉公事後期當答以老故未即論  
立請尉當有賅免罪者尉死不肯服乃云公喜送過客食蒸  
鵝是其庫吏所致蓋官錢云以此劾治困苦之數月不解事  
聞朝廷即驛召使者會赦乃敢夜遁去而公亦去位及治岳  
益有餘才海道運輸係國計甚重而上江不時至請築倉建  
康以冬受淮而出之損益以法氏不駭而事速便兩浙鹽法  
積弊吏民苦之公理事決囚盈廷嘗先日出盡日入乃已每  
愀然曰庶及期月當少清乎時朝議用公為戶部尚書未命  
而報卒嗚呼世之以時才自信而人亦信之而果有異於人  
乎哉若夫曾無明日之慮徒以取給自詭者固公之所素恥  
者也然則公以計時數月積官二品視其同人幾不及其最

下者而憂患勞苦死而後已不亦悲夫嗟乎有之而不見用  
用已而不獲盡君子之常也公亦何憾於斯故為之銘曰  
才急於需樸樞昇輪優游無慮梗柂薪樗朝服于于名駟大  
車爾臯我夔善駝利趨人具曰賢已亦信然弗顧弗疑充顏  
以前不愧旁視有閔無恚既勞既試終不自致安平在時則  
亦勿思後或當思既遠曷追思則考行此有成躅刻石載文  
以慰以勗

福州總管劉侯墓碑

秦定丙寅三月甲子福州總管劉侯因其子江浙行省鎮撫  
輿之上事 京師也使以其間來告曰元亨以祖父之緒屬  
當戎行遭時承平四方無大征戰不得備效用然嘗將指歷  
至西南諸邊幸不辱命粵自荒服俾守茲郡相息肩於奔走  
以洒濯其瘴癘始克自思曰先君之葬三十年矣而神道之



碑未立蓋未遑也其敢曰將有待也誠懼先世之德久鬱而弗彰將無辭於子孫後世請筭其事於石庶不朽焉敢再拜使子輿請集禮辭不獲已則退而思曰昔在皇慶二年湖廣行省驟告于朝曰交趾遣三將帥兵二萬七千寇邊請出師討之 朝廷重用兵而又不敵忽其事議遣使即閱其實而究其便宜廷中未有稱其選者元亨自浙省以軍事入見廷臣曰此其人矣即以聞乃授之弓矢馳駟至廣西兩江先使兩帥府出文書慰安邊人而申飭州縣毋敢以使者爲名擅有徵發乃親至大臨少臨昆侖諸關來賓柳邕諸郡凡所言見殘於交兵處緣高緹深緇熱茹毒犯虎豹踐蛇虺無不至焉當是時非止出蠻獠不音而吾大小邊吏亦悚愕踰絕望外矣於是得其情實即負固者傳譯申諭之既俯首聽命乃手自爲書反覆數百言諭交人以逆順禍福且示以審實

致討不輕用兵之意交人束書辭謝有加賄焉元亨斥其賄切責使者以其情之所匿未幾交人奉表請罪使還南郡不施一鏃遂以無事又上其事宜皆險阨之要控守之宜任擇邊吏之說由是 天子知其名廷議言材可用者常在元亨矣雲南在

皇帝嘗親征而理之諸蠻犬牙相入負恃而強忍熒棘尤甚數叛以煩官兵議者請據其腹心而制之乃即烏蒙立一宣撫開屯田而蠻知顧忌矣前後二三十年易置官府至於再三凡爲費鉅萬二吏士或亡或衄物故者幾數千百人終莫能定以爲 朝廷憂延祐五年冬更擇行省官領其事而佩元亨以虎符銀章專制屯府之事果能明賞罰別利害據衝要立營壘部伍相乘首尾應合近而不雜遠而有制繕生養以固其志嚴譏訶以絕其奸盡其水土之利公有餘而



足以用衆私均贍而不敢自私又通其醫藥市易禱祠游觀之用幾不異於中州未及三年而隱然不可動之勢成矣其報政也竊美其事而問焉則曰昔者先祖命我先人曰予以生長兵間不獲事學問世且平定子孫其無廢學乎是以先君之教我嚴甚今日之事粗識義理通古今幸不致曠敗者蓋有自也時聞而異之已欲問其父祖時事以觀其爲人而未暇也今屬書于我其可以不敏辭乃按其事狀而書之曰侯諱濟字濟川姓劉氏世爲大名人在金時常顯官而事軼不傳所可以名知者義軍千戶暉而已義軍生權府恩於兵間沉鷲善騎射金亡挺身歸朝從速不臺太赤阿木魯三大人於軍歲丁酉領其郡兵八百號千戶從其帥攻宋隋州破一寨獲將一人歲辛丑破二寨獲將四人歲壬寅馳解宋圍於葉追敗其餘衆獲將一人殺將二人自是往來江淮間歲

丙子敗宋舟師于泗之五河口歲戊申守招信龜山之險治戰具大敗宋舟師殺其將大小八人歲甲寅以功將入見

皇帝於六盤山授管軍千戶中統二年始受爾書鑄印佩之從破光州至元四年從守穎州從軍二十餘年大小數十戰年六十二矣而侯年亦已二十八以通書數計策善戰聞於軍中請任之襲其軍事方是時行省益善其父子二人不肯偏舍故兩用之以侯鎮其父兵益以懷孟彰德之卒五百會攻襄陽而穎州萬戶方赴息州聚議即以其父權萬戶府事留鎮穎州宋將夏貴知穎帥已出乘虛攻其北門權府設伏敗之遂完城以待侯於是時從江上諸軍攻取城邑無虛日矣至元十二年伯顏忠武王管兵守無爲規取淮西侯分地守城北宋師水陸並至攻北門侯先犯矢石獲其將二人北門旣捷宋師遂潰論功侯爲最又以其軍敗鎮巢叛將



而獲宋將一人明年仍戍巢決水圍之盪舟踰濠蹠宋兵入  
水死奪其輜重遂降鎮巢十三年權府謝事而侯始以脩武  
校尉爲千戶十四年擒獲焦湖偽鈔者歸之有司讓其賞弗  
受從攻安慶府野人原馬齒山龍山隘天堂寨等或諭降或  
進討殺獲甚衆遂盡得司空山黃山寨水口衝之險案功狀  
既上還軍過廬州其帥留以自助適黃州叛以侯并領安慶  
軍夜赴之未至三十里叛者聞侯先聲遂降十六年以功加  
武畧將軍佩金符十八年移戍海上所過無所犯民甚安之  
是歲其父卒請服喪如禮行省執軍法不許二十年選鎮饒  
州饒大郡隣壤多岩險新附自侯至無敢竊發者明年建寧  
賊起旁郡苦於過軍獨饒以侯故不擾二十二年盜起其屬  
縣監郡幾陷賊手侯破賊出之二十三年移戍他郡饒民爭  
詣行省乞留之二十四年侯以二千入與十將之士屯田苜

陂收穀二十餘萬築隄三百二十里建水門水牓二千餘所  
以備蓄泄鑿大渠自南塘抵正陽凡四十餘里以通轉輸二  
十八年加授中千戶六月卒屯所以某月葬年五十二侯娶  
同郡李氏生三子元亨其長也今亞中大夫福州路總管次  
元英次元真十女其壻曰傅鑑陳忠魯讓張晦皆士族也陶  
某張某武某晏某姓某姓某孫幾人與其長也襲世職今超  
拜奉直大夫江浙行中書省都鎮撫治軍有善政聲聞略如  
其父云其墓在其縣之留犢鄉長卿村或曰長卿者唐隋州  
刺史也因以長卿字其鄉劉氏蓋其子孫然無可攷證者  
國家旣一海內自將帥諸校功簿在樞府職事傳子孫承平  
旣久世其祿者往往無以自見於當世况其安逸而罷軟不  
勝者乎是故功多之跡富貴之所因起邈然無聞者蓋多矣  
今劉氏專對授政卓有可紀述而其言必曰祖父祖父是



其祖父之遺子孫者功多職事云乎哉故可銘銘曰於皇  
世祖撫運以興惟其智能大小畢升虎賁鷹揚大師千百列  
校衆正咸傑特伐簡爲青武功是書大且弗勝細固遺餘  
偉哉劉氏以德爲勇世領千夫曷究於用雖未究用其儲則  
深建材發能後竟有任煌二治朝四極無際去兵垂橐川淨  
雲委芽藥弗齊孰安孰治使將恩言頓首自歸大廷之間濟  
濟多士授言遠外必爾子孫邦君之榮上及重親贊書啓封  
既聞既陳桓二武績二文藝表其盛者以詔來裔

道園學古錄卷之十三







